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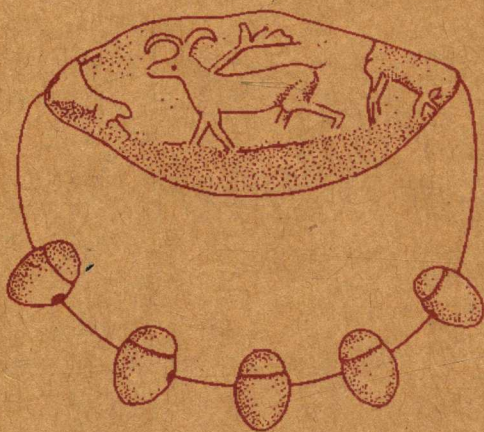
文字与文明  
译丛

# 文字起源

How Writing Came About

[美] 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 著

Denise Shmandt-Besserat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CW 文字与文明  
译丛

# 文字起源

How Writing Came About

[美] 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 著

Denise Shmandt-Besserat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起源 / (美) 贝瑟拉著; 王乐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文字与文明译丛)

ISBN 978-7-100-10351-0

I. ①文… II. ①贝…②王… III. ①文字一起源—研究 IV. ①H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2409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文字与文明译丛

文字起源

[美] 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 著

王乐洋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351-0

---

2015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定价: 68.00元

Abridged edition of *Before Writing , Volume I : From Counting to Cuneiform*

Copyright © 1992, 1996 b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cond paperback printing, abridged edition, 2006

Requests for permission to reproduce material from this work should be sent to:

Permission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 O. Box 7819

Austin, TX 78713-7819

[www.utexas.edu/utpress/about/bpermission.html](http://www.utexas.edu/utpress/about/bpermission.html)

© The paper used in this book meet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of ANSI/NISO Z39.48-1992 (R1997) (Permanence of Paper) .

## 《文字与文明译丛》编审委员会

### 主任委员：

黄德宽（安徽大学）

### 副主任委员：

沈家焯（中国社会科学院）

### 成员：

〔德〕贝特霍尔德·里泽（Berthold Riese）（德国波恩大学，中美洲文明、玛雅文字研究）

〔美〕丹妮丝·施曼特-贝瑟拉（Denise Schmandt-Besserat）（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亚文明、陶筹研究）

拱玉书（北京大学，亚述学）

黄德宽（安徽大学，古文字研究）

黄亚平（中国海洋大学，广义文字研究）

沈家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

〔美〕张禾（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美洲文明研究）

周洪波（商务印书馆，应用语言学）

### 译丛主编：

黄亚平（中国海洋大学）

## 《文字与文明译丛》总序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进步，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于西亚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圣书字和中国黄河流域的汉字，是公认的三大代表性的古典文字。三大古典文字的出现，表明在公元前3500年前这些区域就先后创造了伟大的文明，随着这些文字向不同地区和国家传播，又形成了多种语言的文字书写符号体系，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然而，除了汉字一直传承使用至今外，楔形文字和埃及圣书字都早已于公元1世纪和5世纪前后退出历史舞台。直到公元16世纪之后，人们才重新发现这些沉埋千年的文字。19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这两种古典文字的研究先后获得重大突破，取得一系列标志性的重大成果。与此同时，国外学者还对其他古文字进行了许多研究探索工作，如对印第安图画文字、南美玛雅文字和中美洲其他古文字的研究。汉字不仅持续传承发展，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对汉字研究的历史也甚为久远，至少在公元

1世纪前后研究汉字的专门之学——中国文字学就已经产生。经历了两千多年的研究积累，文字学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学科领域之一，各种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西方学者研究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字的同时，也开始逐步重视对古汉字的研究。

虽然汉字研究历史悠久且成果丰富，国外19世纪以来对古文字研究也取得许多成就，然而中外学者的研究彼此交流却仍然不多。中国学者在汉字和民族古文字研究方面取得的许多新成果，外国学者并不是十分了解；而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他们在原始文字符号解读的理论和方法上取得的新进展，在我国近几十年来也很少得到介绍，一些代表性的论著尚没能被译介出版。当前，进一步推进中外学者在文字与文明研究领域的交流合作，对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中外学者共同的期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与商务印书馆商定编译出版这套《文字与文明译丛》，以满足国内外学者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合作的需要。

这套译丛暂时选译有《文字起源》、《古埃及圣书字导读》、《文字系统：语言学方法》、《宗教与文化记忆》、《美洲印第安图画文字》、《印加结绳符号》等六种，都是海外相关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

《文字起源》(*How Writing Came About*)，由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Denise Schmandt-Besserat)撰著，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出版。该书是国际著名陶筹研究专家贝瑟拉教授的成名作《文字之前》(*Before Writing*,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的精编本，由王乐洋博士翻译。通过对来自中东地区116个遗址8000多个陶筹的分析，著者提出

了著名的“由陶筹而文字”的文字起源新说，明确指出：世界上最早的楔形文字起源于计数用的陶筹。这一观点被一些同行认为是迄今为止最能自圆其说的有关文字起源的新理论。

《古埃及圣书字导读》(*How to Read Egyptian Hieroglyphs*)，由马克·科利尔和比尔·曼利(Mark Collier & Bill Manley)撰著，大英博物馆出版社(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8)出版，陈永生博士翻译。该书以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部分古埃及文物(以石碑为主)上的圣书字铭文为学习材料，循序渐进地介绍了铭文所反映的中古埃及语的语法要点以及古埃及人生活方式的相关方面，简明扼要，准确可信，出版以来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成为一本国际畅销书。

《文字系统：语言学方法》(*Writing Systems: A Linguistic Approach*)，由亨利·罗杰斯(Henry Rogers)撰著，布莱克威尔出版社(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出版，孙亚楠博士翻译。该书多角度考察了世界上所有现存的和历史上的文字系统，提供了这些文字系统翔实、丰富而时新的材料和观点。作为优秀的教科书，同行专家认为在该领域几乎没有任何一本教材能出其右。

《宗教与文化记忆》(*Religion and Cultural Memory*)，由扬·阿斯曼(Jan Assmann)撰著，该书的原文为德文版，英文版由罗德尼·利文斯通(Rodney Livingstone)翻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出版，此书由译丛主编黄亚平教授等译自英文版。扬·阿斯曼虽然不是第一个提出文化记忆的西方理论家，学者却认为他是使文化记忆理论系统化的第一人。阿斯曼之后，“文字与记忆文化”、“有文字和无文字社会”



的区分、“文化记忆”等成为当今西方学术界讨论的基本命题，影响深远。

《美洲印第安图画文字》(*Picture-Writing of the American Indians*)，由加里克·马勒里(Garrick Mallery)撰著，此书的出版已经超过百年。此次翻译我们依据的是多佛出版公司版(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2)。该版全二册，第一册由闵锐武副教授翻译，第二册由孙亚楠博士翻译。该书是100年前由美国联邦政府委托史密斯人类学会对本土印第安人文明遗迹所做的调查报告，书中的1400余幅图画文字为研究前文字、文字起源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手材料。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该书曾经调查过的图画文字遗迹已经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这使得它的价值尤为彰显。

《印加结绳符号》(*Signs of the Inka Khipu*)，由加里·乌尔顿教授(Gary Urton)撰著，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3)出版，刘思媛博士翻译。该书运用二进制原理研究印加结绳(khipu)，认为印加结绳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把二进制用于日常交流的奇特的文字，印加结绳不仅是一种记事文字，而且像今天用在计算机语言中的编码系统一样，是根据二进制排列的。该书也因此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后分析印加记录系统的最重要的论著之一。

到目前为止，收入译丛的六部著作，从不同方面展现了西方学者对人类发明的早期不同记录符号的考察和阐释。通过这些著作我们可以接触到许多新的原始符号和古文字资料，了解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这对深化汉字研究以及推进文字与文明关系的研究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商务印书馆在译介西方学术名著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出版了诸多影响很大的介绍外国学术文化研究的译著，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进步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套译丛计划提出后，立即得到周洪波副总编的支持，出版社为联系译丛著作版权、组织编审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国外有关作者和出版社对译丛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和支持，有的作者还专门为自己的著作中文版撰写前言或出任本译丛的编委，这充分显示出他们对加强与中国学者开展学术交流的良好愿望。译丛的翻译工作，因很强的专业性和参考资料的有限，是一项难度不小的工作。译丛主编黄亚平教授精心选择书目，他组织的翻译团队表现出执着的学术精神和严谨的学风，力争使译作能准确地表现原著的精神和风采，为此他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借此机会，谨向收入本辑译丛的原著作者、出版单位和译者以及支持本译丛翻译出版的有关专家学者致以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期待并相信本译丛的出版对推进中国语言文字和古代文明的研究、对推进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能发挥积极的影响。

黄德宽

2013年11月21日

## 译 序

《文字起源》首次致力于近东陶筹的研究——它们是迄今已知的最早的算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土了众多工具、陶器或陶像一类的器物，本书指出，在这些常见的器物中，陶筹是最独特的一类，因为它们清晰地展现了前文字时期的认知技能，特别是早期计数技艺的发展情况。

《文字起源》对近东陶筹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主要以巴勒斯坦至土耳其、叙利亚至伊朗和中亚的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标本为依据。该书出版几年之后，我于2009年有幸受邀参加了在中国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当时，我还参观了一个小型的陶筹展览。展品是公元前5500年左右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双墩遗址中出土的器物，它们类似于圆锥体、球体和盘状物的陶筹，该遗址位于现今中国的安徽省境内。<sup>①</sup>从中国的学界同人<sup>②</sup>那里我了解到，在中国新石

① 阚绪杭、周群、徐大立（编），《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下），安徽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博物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30页：1—12；133页：1—4；132页：1—12。

② 感谢中国海洋大学的黄亚平教授为我提供的参考文献，感谢张禾教授的翻译。

器时代其他遗址出土的器物中也发现了陶筹，例如：安徽潜山的薛家岗遗址、陕西临潼的姜寨遗址、湖北天门的邓家湾遗址。<sup>①</sup>起初我感到非常疑惑，用陶筹来计数的技术竟然到达了距近东如此之远的地方。实际上，陶筹在华西地区的出现本不该让我感到惊奇，因为这些器物在中亚地区，例如：公元前7千纪的杰通和阿璠遗址，本是寻常之物。因此，华西地区的陶筹很可能是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地区的陶筹系统经中亚向东北方向的延伸。

陶筹计数系统涉足了古代世界的多个地区。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曾对斯洛文尼亚<sup>②</sup>和意大利<sup>③</sup>境内的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进行过发掘。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在这些遗址出土的器物中同样发现了陶筹计数系统，也就是说，在中欧和西欧同样发现了小的黏土算筹，它们呈圆锥体、球体和盘状物等几何形状。此外，在美尔赫加尔赫发现了封存在封球当中的陶筹，该遗址位于现今的巴基斯坦境内，年代为公元前4千纪的前哈拉帕文明时期。<sup>④</sup>欧洲和亚洲的陶筹与近东和中国的一样，均属于史前时期，即前文字时期的农业社会。陶筹向西、向东南方向的扩展表明，继农业从近东传播到欧洲之后，计数的技艺也随之传播到了那里，另外，计数的技艺经由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人之手传到了亚洲。

① 闫志、〔韩〕朴载福，《出土所见上古时期的计数工具——从上宅文化谈起》，载王玉新等（编），《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

② Michael Budja, Clay Tokens-Accounting before Writing in Eurasia. *Documenta Praehistorica*, Vol. XXV, 1998, p. 219-235.

③ Jon Morter, Four pieces of clay: "tokens" from Capo Alfiere, Calabria. *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Vol. 7.1, 1994, p. 115-123.

④ Catherine Jarrige, Jean-Francois Jarrige, Richard H. Meadow and Gonzague Quivron, *Mehrgahr, Field Reports 1974-1985, From Neolithic Times to the Indus Civilization*.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Government of Sindh, Pakista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95, p. 361: 7.32 c.

2010年，现今中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和其他几座遗址发现了黏土算筹，<sup>①</sup>形状为盘状物、圆锥体、球体和圆柱体。这些遗址的年代属于公元500年左右的前文字时期，当时它们是大都市。遗址中发现的算筹使我对计数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毫无疑问，“新世界”的算筹完全是自主发明的，同时这些算筹又提供了鲜明的证据：在世界各地的多个社会中，计数均通过控制多个几何形状相同、外表几乎相近、由黏土制成的物体标志来进行。更重要的是，这些算筹形状多样，这表明，在前文字时期的文化中，无论是老世界还是新世界，他们均用具体的事物来计数。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像1、2、3这样用来点数任意实物的抽象数字。因此，人们就用代表特定数量的算筹来点数同类事物中的每个个体。现在看来，用有形的三维物体标志处理数据的“计数时代”似乎发生在“文字时代”之前，并为“文字时代”的到来做准备。文字发明之后，数据的处理才变得越来越抽象化。

中国、欧洲、亚洲和新世界的黏土算筹仅限于几种朴素的形状，这些均未导致文字的产生。但正如本书所述，在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3100年间的美索不达米亚，乌鲁克城邦强有力的、扩张性的管理体制为陶筹系统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在乌鲁克控制之下的城邦，例如：伊朗的苏萨和叙利亚的哈布巴卡比拉，有形的三维黏土陶筹已使用了许久，在被封球和泥版上的二维压印符

---

① Linda R. Manzanilla, *Corporate Life in Apartment and Barrio Compounds at Teotihuacan, Central Mexico*. In Linda R. Manzanilla and Claude Chapdelaine, *Domestic Life in Prehispanic Capitals*. *Memoirs of 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2009, p. 30, Fig. 2.8. (21-42) ; *Craft Activity and Administrative Devices at Teotihuacan, Central Mexico*. In Linda R. Manzanilla, ed. *Storage and Administration in Ancient Complex Societies*. forthcoming,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Boulder.

号取代之前，陶筹的数量首先发生激增，带有特定标记的陶筹大约有350种。信息交流方式的物理变化导致了认知方式的改变，但即使到了今天，学者们对这些认知方式的改变仍知之甚少。认知方式的改变又激发了两种改变古代世界面貌的伟大发明：抽象计数和表音的楔形文字。我希望，现译本《文字起源》能有助于学者们对中国的计数时代和文字时代进行研究。

在这里我要感谢参与丛书翻译的多位学界同人。由衷地感谢两位项目的发起者：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黄亚平教授和安徽大学的校长黄德宽教授。感谢译者王乐洋把这么难的书翻译出来。感谢出版者商务印书馆。最后，对张禾表示感谢，是他的友谊让我们聚在了一起。

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

2012年3月

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献给我们的三个孙辈：尼古劳斯  
丹妮尔  
迈克尔

## 前 言

1992年，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字之前》，本书是它的删节本。《文字之前》包括两卷——《卷一：从计数到楔形文字》和《卷二：近东陶筹目录》——主要供专家们参考。出版删节本的目的是想给大众读者提供一本既不太繁杂，又能获得知识的书。除了编排的变化、些微的更正以及参考书目的更新之外，本书未做其他改动。

《文字起源》以普通大众为目标读者群，对近东陶筹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本书以伊朗、伊拉克、雷凡特和土耳其等地116处遗址的8000多个标本为基础，对它们进行了分析和阐释，由此记录下了世界上第一个书写系统——楔形文字系统的直系前身。本书收集的素材来自于15个国家的30个博物馆，年代在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大部分未曾出版，本书进行的是第一手研究。除此之外，本书还包括我对200个用来存放陶筹的封球和240块压印泥版的系统研究。这两类器物阐释了陶筹转化为文字的主要步骤。

早期考古发掘缺乏陶筹的详细地层记录。即便如此，本书展



示的大量器物也能准确地描绘出算筹的类型、亚型以及它们的地理和年代分布、不同时期的演变和从陶筹到文字的转化过程。本书包括三部分：

## 第一部分：证据

前两章是考古证据。第一章描述了算筹，包括它们的形状、标记、制作和从“朴素”陶筹到“复杂”陶筹的演变。第二章阐明了陶筹使用的背景情况：使用陶筹的聚居区的类型、陶筹在聚居区内的空间分布、建筑和相关器物。另外，还特别关注了在坟墓中发现的稀有陶筹。

第三章描述了公元前4千纪把陶筹存储为档案的方式——特别是封球，包括封球的发现、数量、地理分布、年代、背景情况、封球中存放的陶筹、封球表面的标记，以及它们在陶筹到文字的转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第四章主要描述了压印泥版，包括它们的发现史、数量、地理分布、年代、背景情况、所记录的文献和符号，以及它们对文字的作用。

## 第二部分：阐释

最后三章分析了陶筹在信息交流方式的演变、社会结构和认知技能中的作用。这些阐释均为假说，当将来有更多、更确凿的数据时，毫无疑问，某些结论必须要进行修正。

在第五章中，陶筹被阐释成记录保存发展过程中的第二步，第一步则是旧石器时代的计数器。陶筹是第一个记录经济数据的编码方式，它们为文字的发明提供了直接的背景知识。